



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

SELECTED WORKS OF THE CHINA
NATIONAL FUND FOR SOCIAL SCIENCES

内蒙古通史 第三卷

蒙元时期的内蒙古地区（二）

总主编 郝维民 齐木德道尔吉
本卷主编 宝音德力根



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

SELECTED WORKS OF THE CHINA
NATIONAL FUND FOR SOCIAL SCIENCES

内蒙古通史 第三卷

蒙元时期的内蒙古地区（二）

总 主 编 郝维民 齐木德道尔吉
本卷主编 宝音德力根

 人 民 出 版 社

第三编

专 题

第九章

祖宗故地与亲王出镇

第一节 祖宗故地与亲王出镇（上）

漠北地区是蒙古族的发祥地，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龙兴之处，也是元代蒙古人民精神的地理依托，被视为“国家根本之地”^①。在忽必烈定都开平以前，漠北还是蒙古国的统治中心所在。中统以后虽然统治中心移到漠南和中原，但漠北是成吉思汗宫帐及历朝大汗的陵寝所在，漠北还遍布宗亲诸王的分地，按照蒙古的传统，漠北是大蒙古传统的国家中心，控制漠北是汗权的象征，也是元代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重要保证。尤其是自中统年间的争夺汗位战争开始，漠北就是汗室内部争夺帝位的温床。西北叛乱诸王、元朝境内的叛乱宗王都想占领漠北，与元朝争夺漠北。因此，元朝朝廷十分重视对漠北的统治。

忽必烈打败阿里不哥之后，与西北叛王的军事对抗日益严重，南方被压迫民族的反抗又连绵起伏，针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忽必烈相继分封皇子为王出镇西北、西南、东南一带，逐步形成了宗王出镇制度。所谓“世祖之时，海宇混一，然后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即是指宗王出镇制度。^②成宗以降，宗王出镇制度被推而广之，长期沿用。宗王出镇是元政府控驭边徼

^① 《元朝名臣事略》卷33《枢密句容武毅王》，引阎复：《土土哈纪绩碑》，第48页。

^② 《元史》卷99《兵志》二，第2538页。

襟喉的重要手段。^①

虞集《杨公神道碑》也记载：“初，金山南北，叛王海都、笃哇据之。不奉正朔，垂五十年。时人为寇，恒命亲王统左右部宗王、诸帅，屯列大军。备其冲突。”^②总兵漠北诸王统领的军队包括“左右部宗王、诸帅”，即戍守漠北的诸王、驸马的军队和中央政府军。若在至元十八、九年，元朝立和林宣慰司。^③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六月，海都攻陷和林，宣慰使怯伯叛降，宣慰司机构崩溃。^④当年七月，元军收复和林。二十七年，元朝置和林等处都元帅府。^⑤大德二年（1298年）五月，置和林宣慰司都元帅府，恢复了和林宣慰司，以宣慰司兼都元帅府之职。宣慰司或都元帅府是漠北地区设行省前最高行政与军事机构。大德十一年七月，元武宗罢和林宣慰司，设和林行省，和林行省（仁宗时改为岭北行省）接管了漠北地区的军事指挥职责。^⑥实际上总兵漠北的诸王才是漠北诸军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官，因为元代蒙古高原的战争实为成吉思汗黄金家族间的封建战争，双方都有大量的皇族参与，除了黄金家族的成员，别无他人可以服众望。^⑦

元朝在漠北的军事部署，在《史集》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元朝漠北的军事前线在金山一线，与海都等西道诸王的前线约相距40天的路程，双方隔沙漠而阵。元朝大汗的领地从上述防线向东方延伸一月的途程。在东方边界的末端是甘麻刺，其次是成宗的女婿阔里吉思，再其次是土土哈的儿子床兀儿，接下来是囊加歹，再其次是成宗的叔父阔阔出。然后，边界抵达安西王阿难答的领地唐兀惕，再其次到达畏兀儿人之城哈刺—火州之境。以下驻有察合台之孙，宗王阿只吉和阿鲁忽之子宗王出伯。^⑧《史集》记载的虽然是成宗时期的漠北与河西地区的元军布防情况，但终元一代这条防线变化

① 参见《元代分封制度研究》，第194页。

② 《道园学古录》卷42《杨襄敏公（教化）神道碑》，第232页。

③ 参见陈得芝：《岭北行省建置考》（中），《蒙元史研究丛稿》，第156页。

④ 参见《元史》卷15《世祖本纪》十二，第323页。

⑤ 参见《元史》卷58《地理志》一，第1382页。

⑥ 参见《元史》卷22《武宗本纪》一，第483页。

⑦ 参见萧启庆：《元代的镇戍制度》，见《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上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66页。

⑧ 《史集》（汉译本）第2卷，第337页、382页。

不大。

一、那木罕出镇漠北

那木罕第一次出镇漠北 那木罕(Nomuqan)是忽必烈第四子。至元三年(1266年)六月,那木罕受封为北平王,^①那木罕可能就是在此时开始“帅诸王之师,镇祖宗龙兴之故地”。^②那木罕最初出镇漠北的驻地不详。陈得芝先生认为有可能作为其驻地的不外乎是成吉思汗的大斡耳朵所在的三河之源和国都所在地和林地区两处,因为这两处应是大汗直接掌握之地,不属于诸王领有。

至元初年,阿里不哥虽然已向忽必烈投降,但他的儿子们都留在按台山至乞儿吉思一带的领地上。阿里不哥死后,忽必烈将他的斡耳朵及领地分别赐给了他的儿子药木忽儿、明里帖木儿、乃剌不花、探马赤,让他们驻牧在漠北地区。^③阿里不哥的儿子们对于忽必烈夺取汗位是心怀不满的,蒙哥的儿子们也同样对汗位落入叔父忽必烈之手而心有不甘,那木罕出镇漠北防御的对象之一就是阿里不哥与蒙哥两系诸王,另一个防御的对象则是窝阔台与察合台、朮赤系诸王。窝阔台系在忽必烈时代产生了一位聪明能干的后王海都,他认为按照成吉思汗的命令汗位当属窝阔台系,乃积极谋求自立为汗。在忽必烈争位战争中,海都支持阿里不哥。阿里不哥失败后,忽必烈征其入朝,海都以马瘦为辞,拒不来朝。他利用中统年间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战争,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至元五年,海都、帖木迭儿等兴兵南侵畏兀儿等地。至元六年,海都同八剌等察合台后王、朮赤后王在答刺速河畔召开忽里勒台,海都成为事实上的盟主,一致对抗忽必烈与伊利阿八哈汗,并誓约保持游牧生活与蒙古习俗。面对西北诸王的攻势,忽必烈开始派皇子那木罕出镇漠北,统率漠北诸军。

《史集》记载,至元初年,海都“与火你赤那颜勾结起来,驱逐、击溃并洗劫了在他们附近的、依附于[蒙哥合罕之子]玉龙答失的纳邻,就这

① 《元史》卷6《世祖本纪》三,第111页。

② 《道园学古录》卷23《句容郡王世绩碑》,第12页。

③ 《史集》(汉译本)第2卷,第365—369页。

样他们发动了叛乱。合罕为平定海都之叛，派出了自己的儿子那木罕和左右翼宗王：蒙哥合罕的后裔昔里吉，阿里不哥的儿子〔玉〕不忽儿、明里帖木儿，合罕诸弟岁哥都的儿子脱黑·帖木儿、斡鲁忽台，以及合罕的侄子札刺忽和斡斤，带着众异密和浩浩荡荡的大军前去，并以安童那颜为〔出征的〕众异密之长。”^①“纳邻”，即八邻部。^②从中可以看出那木罕统率了当时东道诸王及拖雷系出镇漠北的各位宗王以及其他镇戍漠北的元朝军队。至元五年，海都举兵南侵，元军败其于北庭，再追至阿力麻里，海都远遁。元军进据曾为海都所占的原察合台汗国大斡耳朵所在地阿力麻里。至元八年（1271年），那木罕受忽必烈之命从漠北移营于阿力麻里，在此建立牙帐。^③至元初期，察合台兀鲁思汗八剌与伊利汗阿八哈开战，八剌战败，忽必烈利用此机会以畏兀儿为中心向伊犁河谷草原和今塔里木盆地周围的绿洲地区进攻。那木罕的军队在伊犁河谷草原与海都的军队发生激烈的冲突。随同那木罕出镇阿里麻里的诸王有蒙哥之子昔里吉、阿里不哥之子药木忽儿与明里帖木儿、玉龙答失之子撒里蛮、岁哥都之子脱脱木儿、拔绰之孙牙忽都、阔列坚之孙兀鲁带、斡赤斤曾孙札刺忽等诸王，他们各率本部军队扈从那木罕。协助那木罕统兵出镇的还有其弟阔阔出。^④元朝为了控制阿力麻里诸地，不断增加那木罕的力量。至元九年十二月，至元十年正月、十二月，至元十一年十月，十二年三月，都有那木罕受赐大量钱物的记载。^⑤随着海都与察合台汗国的力量逐渐增长，元朝西北边境的压力增大。至元十二年七月，忽必烈诏安童“以行中书省枢密院事，从太子北平王出镇极边”。^⑥至元十三年，昔里吉等人在阿力麻里发动叛乱。从当时情况看，那木罕统领的漠北诸军很不稳定。在昔里吉叛乱之前，就有其他叛乱发生了。“八鲁浑拔都儿、粘闾与海都通，相率引去。”^⑦昔里吉等人相互串通活动，并企图策反那木罕身

① 《史集》（汉译本）第2卷，第312、313页。

② 邵循正：《刺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清华学报》第14卷第1期。

③ 《元史》卷13《世祖本纪》十，第265页。

④ 陈得芝：《岭北行省建置考》（中），《蒙元史研究丛稿》，第150页。

⑤ 《元史》卷7《世祖本纪》四，第144、147、153、158、164页。

⑥ 《元史》卷126《安童传》，第3082页。

⑦ 《元史》卷117《牙忽都传》，第2908页。

边的诸王牙忽都。至元十三年秋，那木罕部下的诸王脱脱帖木儿率部叛逃，那木罕命昔里吉往讨，脱脱木儿诱惑昔里吉一起叛乱。^① 脱脱木儿与昔里吉商议帝位归于昔里吉，并说“合罕使我们和我们的父亲们受了多少侮辱啊！”“他们在夜里将那木罕和他的兄弟阔阔出两人抓住，送到了忙哥帖木儿处，并将安童〔抓住〕送到了海都处。”^② “北平诸部暨祖宗所建大帐，尽为所掠”。元朝的西北防御体系瓦解。忽必烈重新调配军队。八月，土土哈与叛军大战于斡鲁欢河（鄂尔浑河），“获所掠祖宗大帐，北平部众悉追还之。”^③ 至元十四年，忽必烈诏右丞相伯颜帅军往漠北防御。^④ 十九年春正月，那木罕派诸王札剌忽从漠北军中来到大都，报告了昔里吉、脱脱木儿、药木忽儿、撒里蛮内讧，撒里蛮捉住昔里吉想投降元朝的消息。^⑤

那木罕当时可能离海都分地不远。《史集》记载，朮赤兀鲁思汗忙哥帖木儿死，新汗脱脱蒙哥继位，火你赤、那海与脱脱蒙哥商议后放回了那木罕。^⑥ 可能那木罕从朮赤兀鲁思回来的途中又被叛王劫持到了海都处。《元史·石天麟传》云：“宪宗六年，遣天麟使海都，拘留久之，既而边将劫皇子北安王以往，寓天麟所。天麟稍与其用事臣相亲狎，因语以宗亲恩义，及臣子逆顺祸福之理，海都闻之悔悟，遂遣天麟与北安王同归。”^⑦ 至元二十一年三月丁巳，“皇子北平王南木合至自北边。王以至元八年建幕庭于和林北野里麻里之地，留七年，至是始归，右丞相安童继至。”^⑧ 野里麻里即阿力麻里。

那木罕第二次出镇漠北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闰五月，“赐北安王

① 汉文史料中，对脱黑帖木儿、昔里吉的叛乱时有至元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等几种不同记载，刘迎胜先生据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2《后凯歌词》的自序，考订为至元十三年。参见《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第264页。

② 《史集》（汉译本）第2卷，第312、313页。

③ 《元朝名臣事略》卷33《枢密句容武毅王》，引阎复：《土土哈纪绩碑》，第48页；参见《道园学古录》卷23《句容郡王世绩碑》，第24页。

④ 《元史》卷9《世祖本纪》六，第191页。

⑤ 《元史》卷12《世祖本纪》九，第239页。

⑥ 《史集》（汉译本）第2卷，第317页。

⑦ 《元史》卷153《石天麟传》，第3619页。

⑧ 《元史》卷13《世祖本纪》十，第265页。

螭纽金印。”^① 北平王那木罕回朝改封北平王后又出镇漠北。据《元史·牙忽都传》记载：“北安王驻帖木儿河”。据研究，此帖木儿河可能是今土拉河之西、即和林西北之塔密儿河，此地也是太宗、宪宗时代夏季巡狩之地。^② 至元二十四年，乃颜叛乱，遣使来结随那木罕出镇漠北的诸王胜纳哈儿与河间王也不干，土土哈获得谍报，密报朝廷。忽必烈下诏召胜纳哈儿回朝，土土哈奏于北安王那木罕令胜纳哈儿从西道回京，以免胜纳哈儿从东道回京的途中趁机回到分地起兵。^③ 十二月，朝廷为“皇子北安王置王傅，凡军需及本位诸事并以王傅领之。”^④ 这个北安王王傅与当初的安西王王相府有类似之处，即它不仅掌本位下之事，还兼掌北安王所统漠北大军的军需，这是因为当时西北有海都等叛乱，东面又有乃颜之叛，防守在漠北的驻军需要一个能灵活调度的机构。至元二十六年春，海都与药木忽儿、明里帖木儿大举进攻漠北，^⑤ 攻占其西部及吉利吉思等地。六月，海都打败防守杭海岭的晋王部队，一路攻至和林地区。北安王命宣慰合怯伯率城民南撤，途中遇敌，怯伯降附海都。^⑥ 北安王的部属因此遭到洗劫，为此，朝廷赈济北安王部，“以驼运大都米五百石有奇给皇子北安王等部曲。”^⑦ 至元二十七年，药木忽儿与明里帖木儿复来攻北安王驻地，大将朵儿朵怀守那木罕大帐，宗王牙忽都与朵儿朵怀同御敌，军未战而溃。朵儿朵怀惧被问责，率领少数随从投奔了药木忽儿。^⑧ 那木罕约死于至元二十八年左右，史称“初，世祖以第四子那木罕为北安王，镇北边。北安王薨，显宗以长孙封晋王代之，统领太祖四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⑨ 显宗，即甘麻刺。至元二十九年，甘麻刺受封晋王出镇大斡耳朵。

① 《元史》卷13《世祖本纪》十，第268页。

② 以上参见陈得芝：《岭北行省建置考》（中），《蒙元史研究丛稿》，第147页。

③ 《道园学古录》卷23《句容郡王世绩碑》，第23页。

④ 《元史》卷14《世祖本纪》十一，第303页。

⑤ 《元朝名臣事略》卷2《丞相淮安忠武王》引《勋德碑》，第21页。

⑥ 《元朝名臣事略》卷3《枢密句容武毅王》引《纪绩碑》，第50页；《元史》卷128《土土哈传》，第3134页。

⑦ 《元史》卷15《世祖本纪》十二，第325页。

⑧ 《元史》卷117《牙忽都传》，第2909页；《史集》（汉译本）第2卷，第191页。

⑨ 《元史》卷29《泰定帝本纪》一，第637页。

二、阔阔出总兵称海

阔阔出总兵称海 阔阔出（Kököčü）是忽必烈庶子。至元二年（1265年），那木罕受封北平王出镇漠北时，阔阔出随那木罕出镇。至元八年，那木罕移至阿力麻里时，阔阔出亦在行伍中。至元十三年冬，昔里吉叛乱时，阔阔出与那木罕一同被抓起来。但不久被送回忽必烈处。^① 在那木罕被俘至其重新出镇漠北这段时间内，在漠北作为出镇诸王之长的可能就是阔阔出。那木罕至元二十一年再次出镇漠北，驻帖木儿河时，阔阔出仍然协同出镇。至元二十四年，“乃颜、也不坚有异图，也不坚引兵趋怯绿怜河大帐。王（指那木罕）遣阔阔出、秃秃哈率众追之。”^② 至元二十六年十二月，忽必烈封阔阔出为宁远王，应当是考虑到了他在漠北的功劳。成宗元贞年间，对边防进行了重新部署。《史集》举出了沿边主要的诸王、大将，自东到西有甘麻剌、阔里吉思、床兀儿、囊加歹、阔阔出、阿难答、阿只吉和出伯。《史集》另一处说：“宗王阔阔出和合罕的女婿阔里吉思被派到了海都和都哇的边界。”^③ 阔阔出以宗王之尊成为这支部队的首领，从后来海山取代阔阔出总兵而驻扎于称海这一点来看，^④ 阔阔出当然也是驻军在称海。

甘麻剌出镇大斡耳朵后，一方面是西北诸王对元朝边境的攻势加大，元朝要充实边防；另一方面可能甘麻剌辈分低，对皇叔阔阔出等诸王调度不灵。因此，从甘麻剌出镇开始，元朝在漠北的诸王军队可能分为了两部分。一部分是晋王所统的以四大斡耳朵属民为主的部众，以及出镇在漠北北部的诸王军队，东道诸王可能在晋王所统之下；另一部分即是阔阔出所统的后由海山所领的在金山、称海一线的元军，这些军队有弘吉剌部驸马、汪古部驸马、安西王系统的军队。大德二年（1298年）冬天，都哇及察合台次子莫赤耶耶之子彻彻秃之军发动突然袭击，驸马阔里吉思领6000人出战，寡不敌众，被都哇掳去。“……而合罕的叔父阔阔出，由于〔自己的〕疏忽而未

① 《史集》（汉译本）第2卷，第313、285页。

② 《元史》卷117《牙忽都传》，第2908页。

③ 《史集》（汉译本）第2卷，第337、338、376页。

④ 参见松田孝一：《海山出镇西北蒙古》，《蒙古学译文选》（内部资料），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1984年。

赶上军队，便处于犹豫不决中。他被召了数次，他都没有去。最后合罕派宗王阿只吉去把他说服了带来。”因为这次失败，阔阔出、床兀儿、囊加歹诸人受到成宗的严厉斥责。^① 大德三年，成宗以宁远王阔阔出总兵北边，急于备御，撤阔阔出总兵官一职，命海山“即军中代之”。^② 至此，称海一线的元军由海山统领。

三、晋王甘麻刺、也孙帖木儿守藩漠北

甘麻刺（Kamala）是真金太子的嫡长子。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奉旨在和林“建藩府，镇护诸部”。^③ 他以后出镇漠北建立的斡耳朵应当就是至元二十三年在和林建立的藩府。此时，那木罕尚在漠北，甘麻刺又尚未封晋王，应是协同北平王那木罕出镇。至元二十六年春，甘麻刺驻军杭海岭，海都与药木忽儿、明里帖木儿大举进攻漠北，^④ 攻占漠北西部及吉利吉思等地。二月，忽必烈以中书右丞相伯颜为知枢密院事，统率漠北诸军。六月，伯颜未至而海都军已至杭海岭，晋王甘麻刺部首当其冲。甘麻刺率部抵御，兵溃，幸亏土土哈救出。^⑤ 同年，甘麻刺回京。^⑥ 二十七年十月，甘麻刺被封为梁王，出镇云南。^⑦

至元二十九年，北安王那木罕死后，甘麻刺“以长孙封晋王代之，统领太祖四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⑧ 成宗“把父亲留下的一整份财产授予了自己的长兄甘麻刺，把他派到境内有成吉思汗的禹儿惕和斡耳朵的哈刺和林去，并让该地区的军队受其节制。哈刺和林、赤那思、昔宝赤、斡难、怯绿涟、谦谦州、薛灵哥、海押立以迄吉儿吉思边境的诸地区和名为不

① 《国朝文类》卷23《驸马高唐忠献王碑》；《史集》（汉译本）第2卷，第382、383页；《元史》卷118《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第2925、2926页。

② 《元史》卷22《武宗本纪》一，第477页。

③ 《秋涧集》卷43《总管范君和林远行图诗序》；《元史》卷115《显宗传》，第2893页。

④ 《元朝名臣事略》卷2《丞相淮安忠武王》引《勋德碑》，第17页。

⑤ 参见《道园学古录》卷23《句容郡王世绩碑》，至元“二十六年，海都犯金山，抵抗海岭。皇孙晋王，帅兵御之。”“敌先据险，我师不利，王（土土哈）独以其军陷阵入战，翼晋王出。”

⑥ 《元史》卷115《显宗传》，第2893页；参见《道园学古录》卷23《句容郡王世绩碑》，至元“二十六年，海都犯金山，抵抗海岭。皇孙晋王，帅兵御之。”

⑦ 《元史》卷16《世祖本纪》十三，第340页。

⑧ 《元史》卷29《泰定帝本纪》一，第637页；卷115《显宗传》，第2893页。

儿罕·合勒敦的成吉思汗的伟大禁地，全由他掌管，并由他守卫着照旧在那里的成吉思汗的诸大斡耳朵。”^①从此，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及其属民由晋王镇守、管理，克鲁伦河上游祖先故地就成了晋王甘麻刺的分地所在。因此，晋王出镇漠北与其他出镇宗王是有些不同的，即晋王在出镇区内有分地，晋王既是出镇漠北又是分藩漠北，元朝其他出镇漠北诸王都有罢镇就封的时候，独有晋王一系始终驻守漠北；晋王在漠北的主要任务是镇护太祖四大斡耳朵及其属民，晋王以其守护太祖斡耳朵及在真金系居长的双重尊贵身份，自然而然地成为漠北诸王之长，在元朝没有委派其他总兵宗王时，晋王兼领漠北诸军；在朝廷明确委派了总兵诸王时，晋王就不是全漠北的最高军事指挥官，他只是本位下及随他镇守的部分诸王的军队。晋王在漠北的这种特殊情况使元朝在漠北的总兵诸王有两王并存的情况，如晋王甘麻刺与宁远王阔阔出、怀宁王海山，晋王也孙铁木儿与安远王丑汉。

元成宗即位以后，以皇侄海山取代宁远王阔阔出，统领漠北西边的元朝军队，驻守在称海一带。大德四年（1300年）八月，诸王海山总领的称海一线元军，以及晋王甘麻刺所部与海都大战于阔别列之地，“虽胜而寇未退，与晋军合，而大官廩肉不足，（晋王部属哩日——引者注）则日馈二羊，又继诸军粮。其府又尽，则赋他部供億。”^②是役，海山之部曾发生严重的后勤供应不足的问题。晋王为漠北诸王之长，遂命赋他部供应海山军粮。^③由于阔别列之战中，元军的战果不理想，因此“朝议北师少怠，纪律或失，命王（月赤察儿）亚晋王甘麻刺以督之。”^④《元史·康里脱脱传》记载，康里脱脱于大德五年从武宗“师次杭海”，可能海山于大德四年战败，由称海退到杭爱山，因此成宗派月赤察儿辅佐晋王。^⑤这样，海山在称海一线的军事指挥权暂时交给了晋王甘麻刺。大德五年秋，海都与都哇联兵

① 《史集》（汉译本）第2卷，第376页。

② 《牧庵集》卷26《史公先德碑》；碑中人名经四库馆臣改动，但还能辨认；参见《元史》卷22《武宗本纪》一，第477页；陈得芝先生认为武宗海山总兵漠北时实际只领称海沿边的驻军，陈得芝《岭北行省建置考》（下），《蒙元史研究丛稿》。

③ 《蒙兀儿史记》卷121《乞台普济传》，第734页。

④ 《国朝文类》卷23《淇阳忠武王碑》，第13页。

⑤ 松田孝一：《海山出镇西北蒙古》，《蒙古学译文选》（内部资料），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1984年；陈得芝：《岭北行省建置考》（下），《蒙元史研究丛稿》，第176页。

进攻漠北,发动了自至元二十年以来对元朝最大的进攻。战争在帖坚古山进行,双方激战,海山“师失利,亲出阵力战,大败之,尽获其辎重,悉援诸王、驸马众军以出。明日复战,军少却,海都乘之,帝挥军力战,突出敌阵后,全军而还。”^①《元史·囊家歹传》记载,帖坚古山战的次日,海山之军被海都围困于山上,囊加歹奋力决战才突围,后经旭哥耳温、称海撤退,才与晋王军会合。综合各种史料看,晋王的军队也在帖坚古山决战的次日后撤,与敌脱离接触。^②苏天爵《郭明德神道碑》记载,元军溃退千里,败讯传到和林,“〔和林〕宣慰司悉焚仓廩,独辇金帛南徙,久之方定。”^③元成宗对这次战役十分不满,次年五月,下诏将和林溃军谪戍云南。^④

大德六年正月,晋王甘麻剌死,^⑤长子也孙帖木儿袭封晋王^⑥。

也孙帖木儿即汗位前的主要事迹 晋王也孙帖木儿(Yisün Temür)镇守漠北时,元朝与察合台、窝阔台各兀鲁思已经约和,加之窝阔台汗国在至大年间灭亡,元朝的西北边境一直比较平静,而且元朝设立了岭北行省,漠北的军务多由岭北行省接管,因此,晋王也孙帖木儿在漠北没有什么军事作为。

至大元年(1308年)九月,朝廷升晋王的内史府为内史院,秩正二品。^⑦当初,甘麻剌封晋王出镇太祖斡耳朵时,朝廷为之设立了高于一般王府规格的内史府。武宗即位以来对宗室非常优待,盛封滥赏,提高晋王内史府的品秩,以示殊宠。元仁宗时代,命驸马丑汉总兵漠北,而对晋王也孙帖木儿则优其赏赐而架空其军权。但这挡不住晋王家族对汗位的谋求。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八月,御史大夫铁失等潜结晋王也孙帖木儿,谋害了元英宗。九月,也孙帖木儿即汗位。元成宗铁穆耳、元武宗海山、泰定帝也孙帖木儿

① 《元史》卷22《武宗本纪》一,第477页;《史集》(汉译本)第2卷,第386、15、167页;参见《道园学古录》卷23《句容郡王世绩碑》。

② 《元史》卷22《武宗本纪》一,第477页;《史集》(汉译本)第2卷,第386、15、167页;《道园学古录》卷23《句容郡王世绩碑》;《国朝文类》卷23《太师淇阳忠武王碑》,第13页。

③ 《滋溪文稿》卷11《故少中大夫金枢密院事郭敬简侯神道碑铭》。

④ 《元史》卷20《成宗本纪》三,第441页。

⑤ 《元史》卷20《成宗本纪》三,第439页。

⑥ 《元史》卷29《泰定帝本纪》一,第637页。

⑦ 《元史》卷22《武宗本纪》一,第496、503页。

都以漠北总兵诸王的身份取得了帝位，这与他们掌握漠北的军队密切相关。

晋王也孙帖木儿谋得汗位后，立皇子阿速吉八为太子，以八的麻亦儿间卜（Badima Irgyal bu）嗣封晋王，时间在泰定元年（1324年）三月。^① 其时八的麻亦儿间卜尚幼，并未就藩。泰定三年，时遣梁王王禅（Ongšan）出镇北边，整饬斡耳朵及边事。泰定四年，泰定帝命第四子允丹藏卜（Yondan dzangbu）出镇岭北。致和元年（1328年），泰定帝太子阿速吉八的上都集团被拥戴文宗的军队剿灭。八的麻亦儿间卜也在内乱中死于上都，泰定帝四子俱早陨，晋王之封遂绝。从此，晋王甘麻剌这一家失去了统领岭北蒙古军民的地位。不过，直到元末，晋王在漠北的管理机构内史府仍然继续存在。泰定四年二月，营王也先铁木儿奉命出镇北边，^② 其后，营王一支直到元亡都在漠北。

第二节 祖宗故地与亲王出镇（下）

一、海山出镇漠北

海山（Qaišan）是真金太子次子答剌麻八剌（后被尊为顺宗）之长子，母为答剌麻八剌正妃弘吉剌氏答己（后被尊为兴圣皇太后）。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以宁远王阔阔出总兵北边，怠于备御，命帝（武宗海山）即军中代之。”^③ 海山时年19岁，以元成宗嫡亲侄子的身份就任，以亲信宿卫之臣唐兀人乞台普济参赞军务。海山出镇漠北的驻地在按台山东面的称海。^④ 因海山出镇时尚无王封，大德四年乞台普济“又身入闻，得裕宗信宝以归。”^⑤ 即被赐以“皇太子宝”。但这并非册立海山为皇太子，而是因为“总兵朔方，镇祖宗故地，诸亲王、诸军莫不听命。内朝以玉章赐之，盖天

① 《元史》卷29《泰定帝本纪》一，第645页。

② 《元史》卷30《泰定帝本纪》二，第677页。

③ 《元史》卷22《武宗本纪》一，第477页。

④ 松田孝一：《海山出镇西北蒙古》，《蒙古学译文选》（内部资料），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1984年；陈得芝：《岭北行省建置考》（下），《蒙元史研究丛稿》，第176页。

⑤ 《牧庵集》卷26《乞台普济神道碑》；参见《全元文》卷299，第9册，第342页。

子之所服用，使施诸所部，以为机密符令之信。”^① 大德四年四月，“赐皇侄海山所统诸王戍军马二万二千九百余匹。”^② 当时，戍称海诸王受海山统辖，受赐亦以海山之名。八月，海山军以及晋王甘麻刺所部与海都大战于按台山之南的阔别列之地，海山之部曾发生严重的后勤供应不足的问题，晋王甘麻刺命其他军队供应海山军粮。^③ 《元史·康里脱脱传》记载，康里脱脱于大德五年从武宗“师次杭海”，陈得芝先生据此推断海山于大德四年战败，由称海退到杭海山。因此，成宗派月赤察儿辅佐晋王督战漠北，^④ 这样，海山在称海一线的军事指挥权也交给了晋王甘麻刺。但海山仍在军中，稍后称海一线的军事指挥权可能又交还给了海山。《元史·武宗本纪》记载，海山率领元军于大德五年八月初一日，与海都战于迭怯里古之地，“海都军溃。越二日，海都悉合其众以来，大战于合刺合塔之地，师失利，亲出阵力战，大败之，尽获其辎重，悉援诸王、驸马众军以出。明日复战，军少却，海都乘之，帝挥军力战，突出敌阵后，全军而还。”^⑤ 合刺合塔之战中，元朝的重大战果是亦乞列思氏驸马阿失射中了都哇膝盖。尽管射伤了敌首，但元军并未能获胜。《元史·囊加歹传》记载，帖坚古山战的次日，海山之军被海都围困于山上，囊加歹奋力决战才突围，后撤时，“海都遮道不得过，囊加歹选勇敢千人直前冲之，海都披靡，国兵乃由旭哥耳温、称海与晋王军合。”此战发生在帖坚古山之战的次日，应是合刺合塔之战。陈得芝先生综合各种史料得出结论：大德五年的战争，打得十分激烈，元军失利，敌军亦有很大损失，都哇受伤，海都突然发病，所以急忙撤兵。元朝终究阻止了海都、都哇的进攻，故成宗为“大德五年战功”而赏赐北师及海山、阿难答、床兀儿等诸王驸马、大将等人。^⑥ 此次大战之后不久，海都死去，都哇受到重创，于是海都的继位者察八儿、都哇及昔里吉之乱的余党明里帖木儿向元朝

① 《道园学古录》卷42《杨襄敏公（教化）神道碑》，第9页。

② 《元史》卷20《成宗本纪》三，第431页。

③ 《蒙兀儿史记》卷121《乞台普济传》，第734页。

④ 松田孝一：《海山出镇西北蒙古》，《蒙古学译文选》（内部资料），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1984年；陈得芝：《岭北行省建置考》（下），《蒙元史研究丛稿》，第176页。

⑤ 《元史》卷22《武宗本纪》一，第477页；《史集》第2卷，汉译本第386、15、167页；参见《道园学古录》卷23《句容郡王世绩碑》，第23页。

⑥ 《元史》卷21《成宗本纪》四，第451页。

请和。大德八年底，元朝与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达成协议。约和之后，漠北边境宁静，海山仍统军镇守称海。

海都死后，都哇援立察八儿为窝阔台兀鲁思汗位，察合台、窝阔台两汗国联盟的领导权转移到了察合台汗国。两汗国与元朝请和时，都哇在先。元成宗觉察到了两汗国关系的变化，乃趁机拉拢察合台汗国以削弱窝阔台汗国。有研究表明，约和时元成宗允许都哇收回以前被海都占去的领地，都哇以成宗圣旨为依据，向察八儿提出了领土要求，这就导致了两汗国之间的战争。大德十年（1306年）七月，在都哇对察八儿攻击时，海山的军队从按台山出动，威胁窝阔台汗国的侧后，察八儿也将一支10万人的大军从也儿的石河出动至按台山，与元军对峙，很快两军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关于此次战争，中外史料如《完者都史》《元史·武宗本纪》、姚燧《乞台普济神道碑》、元明善《太师淇阳忠武王碑》都有记载。加藤和秀、陈得芝、刘迎胜都有相关的研究。^① 据《完者都史》记载，都哇挑拨海山进攻察八儿驻军的前锋斡罗思，海山一举获胜。《武宗本纪》记载：“[大德]十年七月，自脱忽思圈之地逾按台山，追叛王斡罗思，获其妻孥辎重；执叛王也孙秃阿等及驸马伯颜。八月，至也里的失之地，受诸降王秃满、明里铁木儿、阿鲁灰等降。海都之子察八儿逃于都瓦部，尽俘获其家属营帐。驻冬按台山，降王秃曲灭复叛，与战败之，北边悉平。”^② “脱忽思圈”，陈得芝先生认为可能是今乌列盖附近一湖。

大德八年冬十月，海山被封为怀宁王，^③ 大德九年三月，“以和林所贮币帛给怀宁王所部军。”^④ 海山自大德三年出镇漠北，直到大德十一年正月，一直镇守在漠北。大德十一年正月，成宗崩，海山闻讯自按台山统军南下，三月回到和林。此前，海山之同母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与母妃答己已从怀孟赶回大都奔丧，在右丞相哈剌哈孙等人谋划下发动了政变，清除了政敌成宗皇

① 加藤和秀：《察合台汗国的成立》，《足利惇氏博士喜寿纪念东方学印度学论集》，1978年；《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第329—340页；陈得芝：《岭北行省建置考》（下），《蒙元史研究丛稿》。本文中提到的《完者都史》资料系据《察合台汗国史研究》所引。

② 《元史》卷22《武宗本纪》一，第477、478页。

③ 《元史》卷21《成宗本纪》四，第461页；卷22《武宗本纪》一，第478页。

④ 《元史》卷21《成宗本纪》四，第462页。